

火星祝融



人與事
木田

近幾天，「祝融」這個名字上了热搜，為何大家都好奇這樣一個中國古老火神的名字，原來此處的「祝融」全稱是「祝融號」火星車，五月十五日，天問一號着陸巡視器，即「祝融號」火星車成功着陸於火星烏托邦平原南部預選着陸區，我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着陸火星完滿成功，而我國也成為了歷史上第二個在火星表面成功着陸探測器的國家。

「祝融號」的出發是在大約十個月前，不像如今登陸火星後如此為人所知，其間他又經過了二百多天漫長的飛行。網絡上有這樣一封署名為「愛你們的，祝融號」的報喜信，發布於成功登陸火星的當天，以「祝融號」的口吻分享成功的喜悅。這封信中的「祝融號」感覺不是零件組成的機器，而更像是我們身邊懷有宇宙探索夢想的少年人。隔着四億公里的距離，我特別想向「祝融號」發問，這一路可好？可有遇到任何艱難險阻？宇宙是不是廣袤而黑暗？十個月的飛行可有感到孤獨？……「祝融號」當然不會回答我的問題，但我十分感謝它給了我從日常瑣碎中抬頭看向天空的喜悅，知道在很遠很遠的地方，有人在探索未知。

我在小時候是個很喜歡抬

頭看天的孩子，總有「十萬個為什麼」，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我知道人類是生活在地球上，而地球是「懸浮」在宇宙中的那種驚喜，甚至直到現在我仍覺得不可思議，世界太過奇妙，人類實在渺小。少年時我也跟很多對天文感興趣的孩子一樣，立志要做天文學家，覺得這個職業又酷又神秘，生活中的雞毛蒜皮簡直不值一提，探索人類認知外的世界才是人生的意義。後來在書本中學到了這樣的句子，「天何所沓，十二焉分，日月安屬，列星安陳」，這是中國古人兩千多年前對於宇宙的發問，原來啊，我並不特殊，對於天與地在哪裏交匯，黃道怎樣十二等分，日月天體如何連屬，眾行星在天上如何置陳，古人已然在好奇和探索。

如今的我雖做不了天文學家，但依然會仰望星空，在雞飛狗跳的日常中抬頭看看滿天的星星總會瞬間令我豁然開朗，明白世間真沒有天大的過不去的事，也明白了人生的意義可以有很多，比如幫助有需要的人們，做好力所能及的每一件事，甚至僅僅是過好每一天。

如今抬頭看時，又多了一份念想和綺夢，火星上到底是什麼樣，有外星人嗎，能種土豆嗎……「祝融」快點告訴我。



如是我見
承言

五月十三日，台灣當局的防疫指揮官陳時中在英國《金融城早報》上刊文稱台灣是全球應變疫情最成功的地區之一，表示台灣能夠協助全球建立衛生體系。但陳時中往臉上貼金還沒幾天，自喻為「防疫優等生」的台灣過去連日確診個案出現井噴的情況，四日內新增近千病例。台灣如今慘烈的處境告訴我們，人類和新冠病毒的戰役遠遠沒有結束，對新冠病毒輕敵，政治化防疫，那就勢必會付出沉重代價。

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掀起一輪高峰，除了台灣之外，香港過去一個月也曾經受到印度變種病毒的夾擊，幸好特區政府在關鍵時候沒有掉鏈子，基本頂住這一波的疫情。不過台灣就是另外一種境況，在過去幾日確診個案飆升，數日內醫療系統瀕臨崩潰，連檢測用的試劑也不夠，新冠疫苗更是

病毒不認政治

無處可打，所謂「超前部署」的防疫措施受到島內島外的質疑。

這兩天和幾位台灣的朋友聯絡，明顯感受到他們焦慮的心情。一位友人吐槽說，台灣的檢測費用昂貴，需要五千到七千新台幣（折合約一千四百至一千九百港幣），這對於月收入兩三萬新台幣的基層來說根本無法負擔；另外一位友人則相對「樂觀」，他把民進黨的政治廣告招牌拍照發給我，上面有蔡英文的頭像，赫然寫着「防疫有成 人民生活如常」，他自嘲：「沒有檢測，就沒有確診，台灣還是『南波灣』（註：No.1的網絡語言）」。

我們希望台灣的疫情能夠迅速得到控制，對香港而言，也有必要吸取台灣這次防疫的教訓，從而引以為鑒。對比香港與台灣近期應對疫情的做法，不難總結出一些有效的措施：面對新冠肺炎疫情，只有盡快開展大面積的檢測，揪出病毒源頭，以及果斷採取封樓、封區等方法，阻斷傳播鏈，一環緊

扣一環，方可迅速控制疫情。這是為何香港近期疫情受控的重要原因。

但是，相比於技術上如何控制疫情，同樣值得注意的是，台灣政治化防疫的態度，這是萬萬要不得的。台灣當局對新冠病毒的輕視，本質是因為他們對防疫的政治化操作。民進黨想借防疫的成效企圖「以疫謀獨」之心是路人皆知，但病毒不會考慮政治，當病毒殺到時，沒有能力快速有效應對病毒傳播的人，就要付出沉重的代價。即使如今面對嚴峻的形勢，台灣當局還是繼續通過網軍治理，在網上做出如「兩週內讓警戒降最低」的信心喊話。

香港如今疫情也沒有結束，如不久前印度變種病毒在社區冒起苗頭，一旦任何一個防疫環節出現漏洞，就有可能讓防疫形勢逆轉。與此同時，反對派以及個別媒體持續放大接種疫苗的負面消息，妖魔化國產疫苗，從而令特區政府在推廣接種疫苗的計劃受阻，如此政治化的操作是我們需要警惕的。

變廢為寶



倫敦的千禧橋上，有街頭藝術家按照黏在地上的一塊塊口香糖形狀繪畫。
資料圖片



英倫漫話
江恆

鮑汁鳳爪、豉汁蒸魚雲、胡椒豬肚……這些飲茶時必不可少的點心，是不是聽起來已經叫人垂涎三尺？但就是這些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美食，卻無法擺上英國人的餐桌，他們一度把魚頭、雞腳等統統當作廢物扔掉，如今改朝換代，這些過去看不上眼的東西都成了搶手貨。

先從多年前我初到英國時說起，當時常為買不到地道中餐食材而犯愁，尤其是魚頭、雞腳之類的在超市根本見不到。有一次，我偶然在大型連鎖超市樂購（Tesco）的貨架上，發現幾盒包好的新鮮三文魚頭，個頭很大不說，每盒標價不到一英鎊，簡直是天上掉餡餅，於是我不加思索便全都掃入購物車。

在排隊結賬時，我發現身後的老婦人一直盯着我的購物車看，她忽然用手指了指那幾盒三文魚頭，沒頭沒腦地問了一句：「你家裏養了多少隻貓？」當我告訴她自己並未養貓後，她仍然一臉迷惑的樣子，我突然明白了她問話的用意，魚頭通常是餵貓的，若不是家裏養了很多貓，誰會買這麼多魚頭？我連忙向她解釋，這是我買來自己吃的，能做菜、可煲湯，都非常美味。她聽完後流露出驚訝的表情，好像發現了新大陸，眼神分明在說：原來這個東西也能吃。

一位當地的朋友後來跟我說，英國人和很多老外一樣，不吃魚頭、雞腳和動物的下水，通常在加工階段就被當成廢物給扔掉了。至於不吃的理由，除了覺得沒什麼吃頭，最為關鍵的是與博大精深的中華美食相比，英國人飲食單一，他們根本不懂得怎麼吃，更別說把它們變成美味，其實到了中餐館，不少人吃得比中國人還帶勁。

有了這個經歷後，我留意到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英國超市的貨架上魚頭、豬腳之類的突然多起來，或許在英國人看來，這些東西白白扔掉是一種浪費，不如擺出來賣錢，除了針對華人和亞裔等顧客，其他人買回去學着怎麼做，說不定學着學着就培養出新的飲食習慣。

超市做的畢竟是小生意，英國把「第五部位」肉類出口卻是最大買賣。所謂「第五部位」是豬肉加工商對英國人不吃的部位，比如豬頭、豬蹄和豬內臟等的統稱，

隨近年中國躍升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之一，相關商品對華出口也如火如荼。按英國食品和飲料聯合會官員的話說，「中國人的飲食與英國人不同，他們會吃一些我們不吃的東西，比如雞爪、豬蹄和內臟等，但正因為中國飲食習慣與英國互補，才使中國市場變得格外有吸引力。」包括英國高檔豬肉加工商Cranwick等都嗅到了其中巨大的商機，紛紛搶灘中國市場。

在英國脫歐期間發生了一件事，也足以印證這一點。因為按照歐盟的規定，凡對外出口的生豬都必須在耳朵上穿孔，但這樣一來不僅破壞了豬耳朵的美觀，也影響了作為食材的品質，此事也成了英國業界支持脫歐的理由。他們認為，脫歐後英國可以自己重新設計出口標準，比如在豬的其他部位穿孔，從而讓更多英國豬耳朵擺上中國人的餐桌。時任英國環境大臣的脫歐派大將高文浩曾焦急地高呼：「再不脫歐，我們的豬耳朵就沒辦法賣給中國人了！」

誰能想到，日常生活中處處蘊藏着變廢為寶的生意經。比如，英國的一些社區經常有荒廢的土地，閒置就意味着浪費，於是當地政府以租賃的方式讓人開發，去種植瓜果蔬菜，除了滿足自己食用，還可以拿出多餘的進行義賣，造福鄰里，一舉多得。

位於英格蘭的托德摩登（Todmorden）小鎮就是其中的佼佼者，當地政府發起名為「不可思議的食物」（Incredible Edible）計劃，將該鎮過去荒蕪的鐵道角落、停車

場、公共用地等都重新利用，種滿了各種蔬果，到處綠意盎然，充滿生機。那些遠道而來的遊客每次都不會落空，總能幸運吃到長得剛剛好的農產品，因此該鎮又被稱為「能吃的小鎮」。如今該計劃已被複製到海外，在美國、日本、新西蘭等國家陸續建立起了類似的綠色社區。

除了吃的以外，科技上變廢為寶的例子也是不勝枚舉。比如有一個與倫敦地鐵有關，去過英國的人都知道，倫敦地鐵以老舊著稱，因車廂內沒有空調，加上通風設備不好，常年熱氣襲人。於是位於北倫敦的伊斯靈頓區政府計劃把這些地下熱氣加以利用，將其轉化成可在冬天為居民提供的低成本、低排放的住宅用供暖。還有能源公司也打算將熱氣轉化為電力，為學校、商場等供電，據大倫敦政府（GLA）估計，倫敦全市所廢棄的熱氣，足以轉化成市內電力需求的將近四成。

還有一個是關於城市街頭最常見的口香糖垃圾，其作為全世界排名第二、僅次於煙頭的環境公害，據說英國每年要花費上億英鎊來加以清理。幾年前，有英國大學發起回收廢棄口香糖的活動，將其重新合成能夠被再次利用的橡膠原材料，比如有設計師用來製成了美觀的咖啡杯和時尚的鞋子，化腐朽為神奇。

說到這，想起幾年前我在倫敦的千禧橋上，見到有街頭藝術家拿着彩色畫筆，按照黏在地上那一塊塊口香糖的形狀，勾畫出各種精美的圖案，宛如一件件藝術品，讓人嘆為觀止。

「巡禮之年」

周一傍晚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欣賞中國青年鋼琴家左章（Zee Zee）演出李斯特的鋼琴曲集《巡禮之年》（Years of Pilgrimage），忽覺上次來到文化中心，竟是二〇一九年底的事情了。李斯特當年創作《巡禮之年》，不單為記錄自己旅行歐洲的見聞感想，更為找尋歸宿並探看前路。於此時重溫此曲，尤為感慨。

或許不少日本文學迷尤其是村上春樹的粉絲，對於「巡禮之年」四字尤為親切。沒錯，這位日本當代著名作家發表於二〇一三年的長篇小說《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》，正正講述書中主人公如何受到李斯特這部鋼琴作品的影響，重拾舊事，踏上與往事與故友和解的「巡禮之年」。

李斯特此曲共分三部，首部中的第八首取名《鄉愁》，多次出現在村上春樹這部小說中，可說是男主人公心境的映照。通常，當我們談及「鄉愁」，每每意指異鄉人懷想故鄉的憂傷與寥落；而在村上春樹的作品中，「鄉愁」有更廣闊、更形而上的指涉：它關乎男主角多崎作站在人生十字路

口處的回溯與自省，不是面對物理意義上的故鄉，更是面對令自己念茲在茲的精神原鄉。

與同集作品或是李斯特的其他鋼琴作品不同，《鄉愁》並不為鋼琴演奏者炫技而作，無意借助強力和弦或是不停跑動的音階來挑戰鋼琴家的體能極限，相反，這是一首極為幽緩且內斂的作品。開首的主題句以單音寫成，聽上去小心翼翼的，於低音區重複時更顯低緩迷離，像是透過蒙着一層霧氣的玻璃望出去，以至於所見到的窗外景色俱是氳氳而不真切的，宛若腦中朦朧的印象，宛若夢境。如是另一類作品，於李斯特一眾華美炫麗的曲目身旁，有與眾不同的沉靜與別致。

同樣，在村上春樹的小說中，《鄉愁》若隱若現，卻是推進劇情的、不可缺失的關鍵。十六年前，多崎作被四位好友離棄，原因一直不明；十六年後，在愛人沙羅的鼓勵下，多崎作踏上一場需要勇氣也需要耐心的旅程——他希望找出自己被拋棄的真相，尋回失散的友情，更重要的是，解愁，並找回初心。

如是，不也是李斯特寫作「巡禮之年」的初衷嗎？



黛西札記
李夢

►弗雷德里希畫作《霧海上的旅人》與李斯特「巡禮之年」中的《鄉愁》意境相似。
作者供圖



新垣結衣與星野源結婚



市井萬象

昨日，三十二歲的日本演員新垣結衣與四十歲的歌手、演員星野源通過事務所公布結婚喜訊。二〇一六年兩人曾一起出演電視劇《逃避雖可恥但有用》。據稱，兩人因共同出演這部劇，逐漸在現實生活中產生感情。

今年初播出的《逃避雖可恥但有用 新春特別篇》裏，森山實栗（新垣結衣飾）和津崎平匡（星野源飾）更是展現兩人攜手度過一道道難關的日常生活。

圖為《逃避雖可恥但有用 新春特別篇》劇照。

來源：澎湃新聞

